

“80后”女作家金爱烂被誉为韩国最具潜力的新生代作家之一,她先后获得李箱文学奖、东仁文学奖等韩国文坛重量级奖项。她的作品大多着眼于高度“内卷”的时代大潮下,韩国青年群体面临的困惑、焦虑和生存压力,笔调冷静克制,直指人心。短篇小说《三十岁》,就是这一题材的代表作。

这既是一封书信体小说,更是女主角秀茵的第一人称独白。收信对象“姐姐”,是秀茵在师任堂读书室备考时萍水相逢的室友圣华,她和秀茵已有十年未见。十年前,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圣华正在备考教师资格证,而来自农村的复读生

## ●网络新词语

### 万物分享

肖能萍

“万物分享”是新兴的网络文化现象,与主流的“好物分享”形成鲜明对比。如果说“好物分享”侧重推荐实用优质的商品,那么“万物分享”则聚焦于揭露设计有缺陷、体验很糟糕甚至暗藏陷阱的产品。这些所谓的“歹物”通常具有某些突出卖点,如外观精致或功能新颖,却在实用中暴露出致命的缺陷,最终形成令人啼笑皆非的反差效果。

这种反向分享将踩坑经历公开化,既能满足网友们猎奇的心理,也为创作者提供了去商业化的内容出口。更值得注意的是,“歹物”本身的荒诞属性往往能制造喜剧效果,甚至引发反向消费热潮。

## ●小说中的衣食住行

### 十年踪迹十年心

李 潇

秀茵正在备战高考,两人挤在一间逼仄的宿舍里,仅用布帘分隔床位,连睡觉时都得将椅子放到书桌上。

紧张单调的复习生活里,非亲非故的圣华给了秀茵很多照顾,让她记忆犹新:“为了节省餐费,姐姐把简单的小菜放在读书室的冰箱里,只从快餐店买米饭。每次姐姐在休息室吃饭的时候,只要我从身边经过,姐姐就会问我吃饭没有,如果没吃,过来一起吃。那时姐姐就很和善,很体贴。比如帮我收起晾晒的衣物,叠得漂漂亮亮;往我做了半截的试卷上放一两颗糖果或维他命。高考前的某一天,姐姐在麦当劳买了汉堡给我,祝我考出好成绩,还送我一双睡眠袜做礼物。”

十年后,已经大学毕业的秀茵意外收到了圣华寄的礼物和信,才知道当年分别后,圣华一直在全职备考,经历了八次考试失败才成功通

过。由于不知道秀茵后来的地址,她将邮包寄到了秀茵曾经就读的学院,辗转送到了秀茵手中。感慨万分的秀茵在回信中写下了自己十年来的经历:“过去的十年里,我搬了六次家,做过十几份工作,交过两三个男朋友。仅此而已,真的只有这些。感觉青春就这样过去了。”背负着学费贷款和家庭债务的秀茵虽然考上了大学,却因为反复休学打工,用了七年时间才毕业,备战高考时的梦想早已消失殆尽。

在前男友的怂恿下,急于挣钱的秀茵加入了“发达国家新概念网络营销”,这一看似高端的项目实为传销组织。“整个房子里散发着臭烘烘、令人不快的气味。我稀里糊涂,赶紧观察四周。装有红参液、抗菌毛巾、银纳米肥皂、洋葱汁、袜子等物品的箱子堆到天花板。成年男女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房间,一起吃饭,一起睡觉,一起拉

解渴的酒,吃不求饱的点心,都是生活上必要的。”

无用之用不单单是让生活有意思,也为我们的人生

### 无用之用

耿艳菊

做积累,做铺垫。林语堂在他的作品里写过:“在的一生中,有些细微之事,本身毫无意义可言,却具有极大的

撒。”交了全部积蓄800万韩元(合人民币4万多元)后,秀茵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打了无数电话,试图发展下线,最后只有她在补习班做兼职时教过的学生慧美加入了这个传销陷阱。

慧美曾经格外信任、喜爱秀茵,就像秀茵喜爱圣华那样。秀茵为自己对她的欺骗而心情沉重,却无能为力。在她被传销团伙踢出去后,更没有勇气面对慧美发来的求救信息:“老师您在哪儿,老师请您接电话。”“老师,请把我救出去。”……最终,在巨额债务和崩溃的人际关系折磨下,慧美自杀未遂,成了植物人。

背负着良心包袱的秀茵只能在给圣华的信中倾诉和忏悔,或许收件人永远无法看到,“我不知道这封信能否寄出。如果姐姐读到这封信,那就意味着我已经去了慧美所在的医院。如果没有,那就意味着我什么都没做,依然在犹豫徘徊。”

未知的明天,就像她未知的人生一样笼罩着散不尽的阴霾。是什么让这个曾经勤奋努力的女孩变成了今天的样子?可能读者已经得到了答案。

重要性。时过境迁之后,回顾其因果关系,却发现影响之大,殊可惊人。”许多看似无用的事,恰是人生的因缘际会。以好心境或焦躁烦闷的状态面对问题时,往往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。

无用之用,实为大用。它滋养着我们的灵魂,让我们在面对人生困境与抉择时,能保持理智与从容,从而更好地生活,收获明媚喜悦的人生。

## 歌诗发志意

张建云

每一个天真的孩子都是诗人,所讲出的话分行而记,便是诗。诗,是诗人内心的方向。《毛诗·大序》说:“诗者,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。”

每一首诗都是一首美妙的歌,我们称之为诗歌。南宋学者严羽在作品《沧浪诗话》中讲:“诗者,吟咏性情也。”

阳明先生对孩子内涵素养教育有个观点——歌诗。原文为: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。”

何为志意?志,是立志,是方向感。任何一种学习都要把方向放在第一位,这很重要。让心意,是人的情感是否真

诚,人对事物与行为好坏的看法都是由意造成的。《大学》讲“诚意”。西汉学者刘向在其作品《说苑·修文》中说:“检其邪心,守其正意。”

带着真诚的意志、明确的方向读经典、唱经典,就是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”。

由此可见,传统文

化,需要现代表达。让经典入心,让善美力行!

南北通透的房子,风可以进来,阳光可以进来,敞敞亮亮的,让人欢喜。

房子是通透的好,人的心房也该如此。一个人一旦拥有一颗通透的心灵,也便活得通透了。

活得通透的人,豁达不执念,心胸也如通透的房屋,阳光进得来,风雨进得来,闲言碎语也进得来。但豁达的心胸不会被动地成为垃圾房,它留住煦暖的阳光和温柔的风,却为闲言碎语打开一扇门或者一扇窗,让它们穿堂而过,不留一丝波澜。

活得通透的人,不仅自己心境透亮,还能洞察表象入肌理,看得穿人生底牌,看得透世相画皮。因为活得通透,做人往往潇洒不拘泥,做事又分得清轻重缓急,万事都拿得起放得下。

活得通透的人,一定是一个灵魂上坦荡的君子。灵魂的坦荡就像通透的会客厅,容得下穿堂风,守得住暖阳,既看得见南向的光,也听得懂北向的雨。

## 连载

### 凡人琐事 我的回忆

章开沅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#### 十四、老师(4)

摘取时又要仔细选择上好的马尾,又唯恐马儿惊觉灼一后蹄,那真是够刺激的,而且多半会挨马夫一顿臭骂。从我读初二开始,校园内几乎是人手一琴,真正称得上是弦歌不绝,琴声盈耳。我对二胡也迷恋之至,刘天华的名曲,如《良宵》《病中吟》《光明行》《空山鸟语》,乐谱已背得滚瓜烂熟,基本上可以上台演出,只是弓法尚有明显瑕疵,但积习难改,自娱自乐而已。

抗战时期的偏僻农村,

连温饱都难以保证,怎能奢望广播、电影,只有群众性的自演自唱,为清贫而又单调的生活增添许多情趣与色彩。前些年已故的校友李德永(武大哲学系教授)曾为九中60周年校庆赋诗:“每到黄昏日已斜,琴声处处刘天华。《空山鸟语》今犹是,不见伊人叹落花。”堪称当年情景最佳写照。

离开九中后,我与瞿老师再无联络,但他那火一般的热情与对音乐及音乐教育的无限执着,都使我终身难忘。“文革”后,我曾在报上看到上海音乐学院招收研究生的广告,二胡演奏专业的导师就是瞿安华教授。我想这是他理所当然的归宿,好人终究平安。九中同学中也有若干音乐家产生,如中央广播民族乐团作曲兼指挥彭修文,已成为大师级的民族音乐家。此外还有中国电影乐团一级指挥金正平,总政歌舞团一级歌唱演员方应暄等。在他们的艺术成长过程中,应该都曾受过瞿老师的精心培养。

美术老师孙澍兰教学效果很好,对我们影响亦大。

他的书画俱佳,但用的是左手,据说是因幼时在农村被扇谷风车击伤右手致残,但当时我们都以为是小儿麻痹症的恶果。由于经济方面的考虑,他着重教我们铅笔素描,课余时间教我们利用旧砚台练习雕刻。由于他因地制宜,循循善诱,我们全班大多数人都曾热衷于绘画或雕刻。我就曾为自己画了一幅漫画像,并且刻在旧砚台盖上,标题是:“章太公在此,百无禁忌。”没有想到以后在金陵大学时期竟因此童稚拙劣的作品引出祸殃。当时班上画得最好的是段开源,由于名字相近(谐音),我俩关系颇为亲密。孙老师经常夸奖他的习作,他也向九中附近的武昌艺专大学生学习,把头发留得长长的,经常披着宽大的外套,颇有画家派头。前些年听说他在暨南大学教书,但遍查美术等系教工名录都没有发现他的大名。最后竟然是从附属医院(后改为暨大医学院)找到他本人。当年我们一直认为他会成为大画家,却未想到他因婚姻与家庭关系转而习医。

六  
马怀云顺着大街边走边想,看今天村委会发生的事,这个村的情况要比自己预期的复杂得多,要想实实在在地给村里办点儿实事,必须得到村干部的信任才行,可是看李金才不冷不热的态度,好像他并不十分欢迎自己的到来,是因为刚才自己劝走粉坊户这事,进村一脚就让他感到了尴尬,还是无形中挑战了他的权威,让他心生不快?马怀云想着想着从村里走到大清河堤,看了看清澈的河水,还有两岸葱郁的青草绿树,尤其是那密不透风的芦苇和蒲草,在风中不断摇摆着身姿。看这景色,他不由得赞叹大清河风光还真美。然后,又转回村里,来到十字街口,一排槐树长得蓊郁,有十多位老人闲散地坐在那儿聊天,还有一群人在下棋。他凑了过去,此时已近中午,见空地北面是一家小卖部,他眼前一亮,想进去看看有啥面包、火腿之类的,凑合一顿。

小卖部面积不大,三间

南房改造的,临窗一拉溜摆了三张八仙桌,那是为方便一些喜欢喝酒的人预备的。里间还有一盘小灶,可以给下地干活儿累了不愿做饭或者过路人煮方便面,给喝闲酒的人们炒几个小菜。货架上除了日用品之外,还有花生米、猪头肉、火腿肠、鱼罐头之类的下酒菜。平时有些人常来打二两散酒,切半斤猪头肉,凑在一张桌子上边聊天边喝酒,没有谁请谁,都是各自喝各自的酒,偶尔也有斗嘴打赌输了的来这儿请客,也有的家里来了客人,由男人陪着到这里喝几杯。这里的常客是于德福、刘长海、殷大明,这三位拜了把子,在陈家湾酒场是最出名的,无论斗嘴还是喝酒,基本没有败绩,号称“陈家湾酒场三剑客”。

小卖部门前有块空地,平时人们就喜欢在这儿聚集闲聊,东家长西家短,谁家婆媳吵架了,谁家闺女和谁家小伙好上了,等等。久而久之,这块空

地就成了全村的新闻集散中心。再加上那些臭棋篓子,喜欢聚在这里吆五喝六地下棋,双方都有支持者,这个伸手走一步,那个把棋子抓在手里老半天不放下,甚至忘记了原来的位置,为此就会争吵,最终到底这盘棋是谁输的谁赢的也不知道,总之就是热闹。

马怀云一进屋,就听靠窗户的一张桌子围着三个汉子边喝酒边骂街,其中一个车轴汉子骂得最凶。

### 情暖陈家湾

杨伯良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## 连载